

明代中國遊聖徐霞客的典範

林政華

摘要

在中國去年盛大紀念徐霞客四二〇周年冥誕後一年的今天，在臺灣，吾人如何來研究、推廣「徐霞客學」對國家觀光旅遊事業、地理地質學探討、遊記文學研究或生態科學深化等，乃至明代文史、社會、政經等等的相關探究？需先對徐霞客其人其學，多作一些介紹。而其中，對徐霞客最值得後人效法學習，引為典範的特行徑，尤應予凸顯。如此，將會引起臺人更加認識他、崇重其學；因為所謂「引發動機」，是啓發學習、學術研究、行為模仿等等直接而有效的方法。本論文之寫作動機即基於此。

畢竟一位傑出典範人物的造就，有其時代與個人的背景；所以，本論文開頭先探討明代及其以前旅遊等相關活動的時、空等背景；在「前言」中，概述徐氏遊記的歷史地位；並編列霞客的旅遊生平年表。

論文的重心，是就下述七個面向，涉及其生平行事、處世德操、學術開拓及人格特質等諸多方面的證據、資料，探索徐氏足為後人典範之處：

- 一、生涯早規畫，圓滿遂達成
- 二、實事求是，力現實情真相
- 三、艱苦卓絕，不達目的不止
- 四、敏銳觀察，開闢新徑
- 五、人格高潔，超然世俗
- 六、仗義行俠，因友而卒
- 七、克難寫作，造就遊記文學高峰

上述七者，每一點都足以顯示霞客的傑出，足為天下式。他是不世出的奇人，其書是震鑠古今的奇書，前人已有所肯定；在閱讀本論文之餘，相信吾人會更堅此想。

關鍵詞：徐霞客、徐弘祖、遊記文學、典範人物、徐霞客遊記

明代中國遊聖徐霞客的典範

林政華（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前言

「父母在，不遠遊；〔遠〕遊必有方。」（『論語·里仁篇』。註一）重視孝養親長、昏定晨省的孔子，雖然周遊列國在外，曾體會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雍也篇）的差別；但是在基本上，他是不主張離家遠遊的。司馬遷和酈道元等曾遊歷不少古中國的名山大川，然其遊記未獨立成篇。綜觀中國古代的旅游活動，多半帶有政治性、宗教性或經濟性的目的，不是近現代「再創造」的休閒（reaction）考量。

南北朝時代，遊記文學初興，東晉的釋慧遠有「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劉宋的謝靈運有『遊名山志』（『隋書·經籍志』有著錄），都是遊記文學的佳構。

至唐、宋時期所興起的山水旅遊活動，形成一種重要的社會文化。柳宗元的所謂「永州八記」；宋真宗時路振的日記體『乘韶錄』、南宋范成大的『吳船錄』、陸游的『入蜀記』，均為當時旅遊活動興起的見證。但旅遊風的盛行，要到明代卻才出現；徐霞客的壯遊和遊記，即是繼承柳氏、范氏、陸氏等的傳統，而又別開生面。

明代的旅遊活動，至嘉靖、萬曆年間而大盛。由於當時商業發達，助長了手工業之興旺以及農業貿易的專業化，在民生經濟上獲得很大的改善。尤其富庶的江南地區更是如此，今人傅立萃說道：「吳人好遊，自古即然。而明代中葉以後，由於蘇州經濟的繁榮、生活的富庶安定，遊風益熾。」（註二）

其次，隨著經濟的富裕成長，明代中期以後的社會，瀰漫著一股偏向奢侈的風氣，對旅遊等消費性活動多加推展。此外，「四民觀念」的轉變、士商之間的

註一：方，指事務、逼不得已的大事；『易經·繫辭傳』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類聚」與「群分」恰相反；方、物意近，指的是事、物一類。

註二：「謝時臣的名勝四景圖——兼談明代中期的壯遊」，臺大美術史研究所『美術史研究集刊』1997年6月，第4期。

交流、商人地位的提升，使得商人繼士人之後，也成爲帶動此一時代風尚的生力軍。他們不但擁有財力，也樂於附庸風雅，喜愛和文士、名人交遊，常常贊助或舉辦旅遊活動，例如：許多著名的山林宴遊，即是由商人主辦的。

明人從事旅遊活動，在行前，除了充分準備糧食之外，還有遊具；旅遊時攜帶琳瑯滿目、各式各樣的「遊具」，也成爲當時旅遊生活極具特色的呈現；包括：出遊時所穿著的各種服飾，如：儒服、道服、禪衣等等樣式。衣著配件方面，如有通天冠、鐵冠、雲笠、葉笠、羽笠等等；配合各種不同的旅遊情況使用。

他們甚有行動力，具有自我實踐、實地考察的精神。十六世紀以後，文人旅遊風氣普遍，旅遊詩文、遊記大量增加。這些，非僅文人的貢獻良多，官員也不遑多讓。讀萬卷書且行萬里路，爲明代旅遊生活充實了文學創作的內涵，對明代文學的發展而言，是一件很具有研究價值的課題。

明人的旅遊生活與當代的宗教之間，也有密切的關係。尤其神宗萬曆以後，禪風盛極一時，文人多數喜愛談禪；而和尚與文人交往，比前代更盛。霞客晚年西南壯遊時，靜聞和尚一路跟隨、生死以之的行徑（詳後述），就是最好的例證。

綜觀明代的旅遊活動，以「探險搜奇型」最具特色，它可用「遠」、「奇」、「險」、「絕」四字來概括；因爲在遠遊者心中認爲：愈是奇絕的旅途、九死一生的經歷，愈能表現出旅遊的價值。他們的旅遊，喜歡向遠處、險處走，攀高峰、下深谷、穿岩洞、涉險灘，櫛風沐雨，覆霜踏雪，不畏勞苦，不怕艱險，即使豁出去生命也在所不惜，表現出一種高昂的探險精神和樂觀主義。清人潘耒說徐霞客「以性靈游，以軀命游」（『徐霞客遊記·序』）的話，最足以說明此類旅遊的宗旨與精神。

怡情自足，注重內在精神修養，是人對審美的體驗；它，比起行樂縱慾來，自然高雅脫俗得多，可以標幟一種讀書人生命與生活的雅化。遊歷名山大川、追求山水之樂，需要有充裕的時間、優遊從容的心境，甚至還得有相當的物質條件。潘耒在序『徐霞客遊記』中的一段話說得好，他說：「文人達士，多喜言游。游，未易言也。無出塵之胸襟，不能賞會山水；近游不廣，淺游不奇，便游不暢，群游不久。自非置身物外，棄絕百事，而孤行其意，雖游猶弗游也。」

明人旅遊思想達於最成熟而又躬行力踐者，自非晚葉的徐霞客莫屬；但霞客之遊，能「放絕世務」，特立獨行，與他人又有不同：1、他有母親之贊助旅費（詳後）；但，不堅持奢華齊全的裝備，是孝心的表現。2、他的壯遊，並不是逃避官場失意，而是懷有研究地理、冒險探求真相的大志；與當時文人、才士的冶遊，大異其趣。3、有方外靜聞和尚陪同旅遊，更添脫俗的追求與精神生命的成

就，這點雖與眾人同，並無免俗；但，靜聞和尚的「悲壯表現」（詳後），則與霞客相得益彰，超乎眾僧、眾人之外！霞客庶幾達成上述潘耒所述的標準：「自非置身物外，棄絕百事，而孤行其意，雖游猶弗游也。」（註三）

至於「典範」一詞，在漢文界概指「經典模範」；亦即：崇高、完美，可以作為他人模仿效法的好榜樣。在西方，「典範」英文 paradigm，係源自希臘文的 paradeigma，指：並排陳列。Paradigm，依『韋氏大辭典』的解釋，指 example（範例）、model（模式）和 pattern（類型）之義。它具有完形的組織，不是部分的拼湊組合。對照比較起來，「範例」（example）一義最切合東方人的想法。

上述徐霞客的諸多特出行徑，及其所遺世間的典範，均需細細考究，筆者將之撰述呈現如下：

徐霞客的旅遊生平

徐霞客，中國明代南直隸州江陰縣（今江蘇省江陰市）南暘岐村（今馬鎮鄉）人。名弘（註四）祖，字振之；時儒陳繼儒（1558--1639）為取號「霞客」。後以號行。神宗萬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元 1587 年 1 月 5 日）生，思宗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641 年 3 月 8 日）卒，享年五十有六。

他是明代專業地質、地理科學旅行家（scientific travellers）、遊記作家，以實地旅遊作田野調查研究為己任。近年起，世人開始尊稱他為「遊聖」（註五）。茲將其一生旅遊大事及遊記相關資訊，臚列於後：

1587 年（明神宗萬曆 15 年） 1 歲

1 月 5 日，出生。

1600 年（明神宗萬曆 28 年） 15 歲

本年，一試不中。但博覽祖遺絳雲樓藏書。

1604 年（明神宗萬曆 32 年） 19 歲

父有勉公逝世，享年六十歲。

1607 年（明神宗萬曆 35 年） 22 歲

註三：參考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張嘉昕碩士論文『明人的旅遊生活』，2000 年。

註四：清乾隆時避弘歷諱，遊記刻本改「宏」字。

註五：依目前所查得之資料，以范培松的「提倡一點『自私』」一文為最早提出；見 2005 年 12 月『文學報』。

與當地名媛許小姐結婚。婚後，開始旅遊至太湖泛舟，登東、西洞庭山。母親爲他製作遠遊冠，更堅其旅遊天下之志。遊記後缺。

1609年（明神宗萬曆37年） 24歲

「歷齊、魯、燕、冀間，上泰岱，拜孔林，謁孟廟、三遷故里，嶧山吊枯桐」。遊記缺。

1613年（明神宗萬曆41年） 28歲

入浙，從曹娥江獨走寧波，渡海遊落迦山。遊記缺。從3月30日開始是遊記第一卷，遊天台山、遊雁宕山。

1614年（明神宗萬曆42年） 29歲

冬，遊金陵（南京）。遊記缺。

1616年（明神宗萬曆44年） 31歲

遊白岳、黃山、武夷山、九曲溪、杭州西湖。

1617年（明神宗萬曆45年） 32歲

妻子病逝，沒有旅遊。

1618年（明神宗萬曆46年） 33歲

再遊黃山、廬山；過鄱陽湖。年底，續娶羅小姐。

1620年（明光宗泰昌1年） 35歲

遊浙江仙遊九鯉湖，試錢塘江潮。

1621年（明熹宗天啓1年） 36歲

母病危，沒有旅遊。

1623年（明熹宗天啓3年） 38歲

遊嵩山、華山、太白山（武當山）。遊記第二卷開始。

1624年（明熹宗天啓4年） 39歲

陪母親遊荆溪、勾曲（浙江）。遊記缺。

1625年（明熹宗天啓5年） 40歲

母親王孺人去世，守孝，沒有旅遊。

1628年（明思宗崇禎1年） 43歲

遊福建。

1629年（明思宗崇禎2年） 44歲

遊北京、天津薊縣盤山。遊記缺。

1630年（明思宗崇禎3年） 45歲

再遊福建。

1632年（明思宗崇禎5年） 47歲

遊天台山、雁宕山，泛舟太湖。

1633年（明思宗崇禎6年） 48歲

北上遊五臺山、恆山。今年以前，有十七篇「名山遊記」，自爲起訖，約五萬字，約佔全遊記篇幅8%；偏重搜奇訪勝。此後爲「西遊記」，是長篇連貫的「行記體」，偏重地質地貌、山川源流的記述；以及不懼危險、克服萬難

的毅力，和樂觀主義的精神。

1636年（明思宗崇禎9年） 51歲

10月17日，啓程西南遊，由江蘇至浙江，放舟浙江。從浙江旅遊至江西、湖南、廣西、貴州、雲南七省。前後四年未返家，是「往返難以時計，死生不能自保」的萬里征途。遊記中第三卷到第十九卷都是這四年的遊記，每日都有記載；其中有部分散失。（第二十卷是他的詩文、他人所作序文等）

1639年（明思宗崇禎12年） 54歲

8月，重返雲南雞足山，安葬靜聞和尚骨灰。全身生疹塊。

9月14日，「病足，不良於行」（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喪失旅遊能力。被麗江土司木增派滑竿護送，經湖北省黃岡，再搭船回家。

1640年（明思宗崇禎13年） 55歲

8月，抵家。

1641年（明思宗崇禎14年） 56歲

3月8日（農曆1月27日），因長期勞頓及皮膚瘡毒深，及爲憂陳道周安危絕食（詳後）而逝世。後葬於江陰之馬鎮。

至於徐霞客足爲後世典範之處多，現舉其中犖犖大者列述於下：

一、生涯早規畫，圓滿遂達成

徐霞客從小最喜閱讀『山海經』等一類的地理書。他博學多能，「特好奇書，侈博覽古今史籍及輿地志、山海圖經，以及一切沖舉高蹈之蹟」（明·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由於這些地理圖志的啓發，讓他很早就知道自己一生要追求甚麼？從青年時起，他就開始有計畫的考察旅行，立志遊徧天下。他遠追漢人張騫等通西域、晉法顯與唐玄奘等西行求佛法，以及明初鄭和下南洋等等的壯行，克服萬難；十九年在外，圓滿達成少志。他志在經世致用，無私奉獻。他遊經大城一百五十座以上、名山六十餘座、大川凡三十條、著名湖澤八個；所至當今中國的十九省區（明時爲十六行省）。

對於生涯規畫，一般而言是越早越好；因爲早出發，整個過程的時間當然可以比較充裕，到達終點的時間也較可掌握。霞客是「遊山癡」，只由他爲四子命名均取「山」偏旁字，即可見一斑：1615年，長子徐屺生。1617年，妻死；次年，續娶羅女爲妻，明年生次子峴。二妾（註六）之一：金小姐，生子名山樞。1624年，羅氏又生一子名峴。霞客有此旅遊癖好，又隨時準備，完成旅遊考察、

註六：另一妾周小姐，「孕而被出，改適李；生子從其姓，自名寄，字介立，隱居由里山，號由里山人，終身不娶」（『梧棲徐氏宗譜·宏祖』，清光緒32年刊本）。

田調研究壯舉之可能性，可謂百分百。

在一般行事方面，霞客也在事前多作準備，如：他在地質地理學上的特殊貢獻，是在岩溶地貌、溶洞與非溶洞地形的雲南、廣西考察。就在西遊之前，它先到江蘇宜興的張公、善卷二洞；閩浙交界的龍洞；福建將樂縣的玉華洞，遊歷考察，二訪居民，歷盡辛苦，累積對岩溶地貌考察的相關經驗。即使在真正動身西南時，又先到杭州飛來峰，考察石灰岩受雨水侵蝕後的石骨地貌（見「浙遊日記」：崇禎九年十月初一日記飛來峰）。因此，他對各省各地不同的岩溶地貌的分類和命名，都有合乎科學的田調成果。他可以說是『中庸』所說：「凡事·豫則立」行事風格的典範人物！

二、實事求是，力現實情真相

霞客小時嗜讀『山海經』、『輿地志』等地理書，終身以之；但，他卻「不爲圖經志籍所蒙」（霞客襟亞吳國華「徐霞客壙志銘」、不迷信古人古書，而勇於創新。爲了糾正「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襲附會」的差錯，決心「窮九州內外，探奇測幽」。運用實證科學考察法，探索天地的奧祕，故遇險必趨，以探險爲樂。

他以一身許山水，跋山涉水，到過許多人跡罕至的地方，「升降於危崖絕壑，搜探於蛇龍窟宅」。他攀登懸崖峭壁，考察奇峰異洞；甚至曾經「夜騎危牆觀星象」。他不迷信民間傳說；他要耳聞目見，才算真實。有一次，他在雲南邊境騰越，經過一座高峰，發現懸崖上有一個岩洞，根本沒有路可通；他冒著生命危險，像猿猴一般的爬上了懸崖，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到達了洞口！（詳見「遊騰越州日記」）

又有一次，在湖廣省長沙府茶陵州，聽說當地有個麻葉洞，洞裡藏有神龍或精怪，不是有法術的人都不敢進洞。霞客不信神怪，出了高價雇個當地人當嚮導，進洞考察！正要進洞時，嚮導問他是什麼人？當他知道徐是個普通讀書人時，嚇得直往後退，說：「我以爲您是什麼法師，才敢跟您一起進洞；原來是個讀書人，我才不冒這個險呢！」可是，霞客並不罷休，帶著他的僕人舉起火把進洞。村裡的百姓聽到有人進洞，都擁到洞口來看熱鬧。霞客在洞裡考察了許久，一直到火把快燒完了才出來。圍在洞口的百姓看他們安全出洞，都十分驚奇的說：「我們等了好久，以爲你們一定給妖精吃了呢！」（「楚遊日記·遊麻葉洞日記」）

『徐霞客遊記』是一本歷史實錄，內容包含農業、手工業、商業、少數民族、政治、社會、人民生活、農民起義、宗教、文物、文化、民俗等等，都是他眼見耳聞的記載，記事、寫景、說掌故、…，千姿百態而真實不欺！

三、艱苦卓絕，不達目的不止

霞客高祖父徐經一度曾致富，但隔代到他時，家道已衰落。無任何官方支援，他由開明而自稱「布衣婦」的母親王氏，用她織布坊的家庭手工收入支助，使無後顧之憂，在前後三十四年之間縱遊了十六省（今當十九省）之地（其旅遊路線圖，詳所附吳應壽『徐霞客遊記導讀』前附圖）；尤其對當年最偏僻、形同榛莽的雲貴高原行腳，卻有許許多多地質、地理、考古、生態學上的科學探查成就，著實不容易！

霞客是樂觀主義者和專業旅遊家，其勇於實踐的精神凡人何能及？他不是像當時的一般人就近到西湖、虎丘等名勝去觀光，而是到人跡罕至的荒山絕巖、窮鄉僻壤去。「高而為鳥，險而為猿，下而為魚；不憚以身命殉。」（吳國華「徐霞客壙志銘」）他的友人陳繼儒也說：

「徐君不借遊符，不絜伴侶，不避蟲蛇豺虎。聞奇必探，見險必截；其騰踔轉側之處，皆漁樵猿鳥之所不窺。」（「豫庵徐君配王孺人傳」）

清人潘耒更說他：

「一丘一壑，枝搜節討，登不必有徑，荒榛密菁無不穿也；涉不必有津，沖湍惡瀧無不絕也；峰極危者，必躍而踞其巔；洞極邃者，必猿挂蛇行窮其旁出之竇。」（『徐霞客遊記·序』）

何況他還要挑著笨重的衣物、食囊、炊煮盥洗用具，以及紙筆墨硯等等呢。

他每次出外遊，多徒步跋涉，很少坐轎，隨遇而安，曾說：「遊不必騎（騎馬），亦不必同（多人同遊）」，甚至「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徒步走數百里。」例如：其「游滇日記三」即說：

「新至之家，百無一具。時日已暮，不暇他徙，徒猥溼薪、臥溼草，暗中就枕而已。」

潘耒又說他：

「窮途不憂，行誤不悔。暝則寢樹石之間，飢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

其足跡徧及明時的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雲南等十六省。根據他的遊記所記載，前後三十多年間，曾三次遇盜、四次絕糧，甚至到了「身無寸絲」、「飢腸轆轤」的地步，命在旦夕；但，他仍以平常心看待，九死不悔，曾說：

「雖山精怪獸而狎我，亦不足為懼」。

註七：詳參鄭祖安「徐霞客的樂觀性格和健康本質」文，刊『徐霞客研究 6』p、103—105，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0年4月。

例如：在漫遊西南時，除了隨身的一個僕人外，還有一位靜聞和尚和他們作伴。尤其在崇禎十年（1637年）二月十一日，他們在湘江乘船時，遇到了強盜，行李、財物都被搶劫一空，竟至赤身露體（詳「楚遊日記·湘江遇盜日記」）；摯友靜聞和尚因為受傷，在半路上死去。到最後，連他隨身的僕人也離開他，逃走了。有人勸他回頭，都沒有動搖他探索大自然的決心，還曾發豪語說：

「吾荷一鍤來，何處不可埋吾骨耶？」

其為科學、為真相真理而奉獻的典範長存。

他雖具有樂觀性格，心中常保歡樂，但一生旅遊中，患了腳病、皮膚損傷潰爛、蕁麻疹、風寒發熱、咳嗽、中暑、腹痛等七種病痛（註七）。他雖不在乎，但後來仍導致後遺症。友、僕離開後，他續留西南，對山川地貌進行考察，翔實記錄，寫下他遊記中最精彩的一頁！他即使因染瘴氣患了足疾，仍應麗江土司木增（『明史』卷314雲南土司二有傳）之請，修寫『雞足山志』。崇禎十三年（1640年），因足疾不癒，土司派人以滑竿送其歸鄉，歷半年方抵家門，再半年即去世（1641年）。總計他近四年的西南行，路上來回就走了快三年。即使衰病在床，他也不改樂觀和再起的雄心，說：

「吾遊徧靈境，頗有所遇，已知生寄死歸，也思乘化而遊，當更無所挂礙耳。」（陳函輝「徐霞客墓誌銘」）

四、敏銳觀察，開闢新徑

霞客一生精華的時間都在旅遊上，每到一處，都會發現新奇的事物。當時無法憑藉任何科學儀器，只靠豐富的知識加上獨具的觀察力、寬闊的視野，作系統的田野調查，卻有和近代科學原理相符合的觀察結果；所以，有人把『徐霞客遊記』和『本草綱目』（李時珍 1528—1593）、『天工開物』（宋應星約 1600—）等，列為「中國古代所留存的科技類經典好書」。（註八）正如：清代大學者王念孫父子未見甲骨文、金文等地下資料，只靠他們的學術功夫和銳利的眼光，而有『讀書雜誌』、『經義述聞』等等後來由出土資料考證，方能獲得的偉大成就。

他所以過人之處，除了有冒險的精神外，還有一雙敏銳的眼睛，以及對「新事物」期待之心，時時開拓創新；因此所到之處，總有新的經歷，正可說「天留名壤待名人」！

註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學系博士劉可德「由天工開物探討科技史教材及應用」文，2007年，『生活科技教育月刊』40卷5期。

『徐霞客遊記』在地理、地質學上的內容很多，如：地貌、岩溶（徐稱岩洞）、江河、水文、地熱、氣象、物產、政區、交通、地名等，凡十項之多（註九）。他對喀斯特地貌類型分佈和差異，有大規模而詳細的考察和科學的記述。僅在廣西、貴州、雲南三省，他親自探察二百七十多個洞穴，且有方向、高寬、深度等的具體記載，並初步論述其成因；早於世界類似岩洞地貌學工作一百五十年以上。他也揭示了許多自然的規律，例如說：「程愈迫，則流愈急」等等。

他對山川源流的考察，糾正了傳統文獻記載有關水道源流的一些錯誤，如：訂補『尚書·禹貢』以來流行一千多年像：『山海經』（郭璞註同）、『漢書·地理志』、『水經注』等，均將「（禹別九州，敷土，隨山刊水…。）岷山導江」，釋為：「岷山為長江源頭」的誤說；而強調禹「導江」，是夏禹『疏通、治理岷山這一段的長江』，亦即：在「岷山治江」之義（如「禹貢」他處的「導河積石」；岷山、積石，為處所補詞）。他的『溯江紀源』（又稱『江源考』）說：

「禹之導，乃其（指岷山這一段的長江）為害於中國之始，非其濫觴發脈之始也。」

他又補充說明道：

「推江源者，必當以金沙江為首。」（意指：金沙江是長江主源、上源之一。）可見霞客並未否定『岷山導江』之說（註十）。

此外，他正確的指出河床坡度和侵蝕力成正比。又觀察記述了很多植物的生態品種，明確提出了地形、氣溫、風速對植物分佈和開花早晚的各種影響。對動物牦牛、象的地理分佈，他也有所注意。

他又調查了雲南騰衝四十多座火山、硫磺塘溫泉等的火山遺蹟，作科學紀錄與解釋噴發出來的紅色浮石的產狀、質地或成因。他對地熱現象的詳細描述，在中國是最早的。

『徐霞客遊記』是他考察山水三十多年的總結，內容豐富。其中有世界上巖溶考察的最早資料；還記載了苗、瑤、果羅（彝族）、摩些（納西族）、壯、白等少數民族的經濟、歷史、地理和風俗習慣，以及村落城鎮的盛衰、名勝古跡的演變等等，都是研究明末民族和歷史、地理翔實而珍貴的資料。難怪清代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

「中國實際調查的地理書，當以此書（『徐霞客遊記』）為第一部。」¹「蓋以

註九：參『徐霞客遊記·前言』（一）名山，朱惠榮等譯註，2002年3月，臺灣古籍出版公司。

註十：詳參中國蔡伯仁『『岷山導江』辨識三題——徐霞客並未否定「岷山導江」說』，『徐霞客研究』7期，p. 127-134，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2年2月。餘參『徐霞客遊記·前言』（一）名山，朱惠榮等譯註，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2年3月。

科學精神研治地理，一切皆以實測為基礎，如徐霞客者真獨有千古矣！」歐美研究徐學先驅、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也說：「『徐霞客遊記』讀來並不像是十七世紀的學者所寫的東西，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紀的野外勘測家所寫的考察紀錄。」

五、人格高潔，超然世俗

一試不中後，霞客不再求名利，他反對傳統，立異於傳統。明代自神宗以後，政治日壞，江南知識份子前後組織東林黨、復社，要求改革、反對監官掠奪、要求開放言路等。徐之家鄉江陰距東林黨、復社近，思想受到影響（族兄徐遵湯是復社人）。霞客又剛直有節，人品光明磊落，喜結交正直的文人、名士，如：同鄉繆昌期是東林黨人。他也同情、尊敬其他東林黨人，如：高攀龍（1562--1626）、錢謙益（1582—1664）、黃道周（1585—1646）等。他又與陳繼儒、陳函輝（黃道周弟子，1590—1641）等友善。

他對方孝孺的人品大為折服。方是明初的大儒，有清譽，地位崇高。明成祖希望他為其政權背書，一定要他起草即位詔書；豈料方孝孺不齒燕王所為，結果被凌遲至死，甚至株連九族，全族老老少少八百餘口無一倖免。方孝孺明知拒絕必死，而且滿門抄斬，仍敢拒絕，乃世間大勇，正氣凜然，徐霞客讚歎道：

「二百年來，不問賢與不孝，皆知有先生！皆知有先生之文！」

不過，霞客對友朋的批評朝政雖寄予同情，並不捲入危機之中；他要保全青山，壯遊天下。中國學者施光華論霞客之言極可取，他說：

「（霞客）向浙江衢州進發路上，夜泊楊村：『江清月皎，水天一空，覺此時萬慮俱淨，一身與村樹人烟俱溶，徹成水晶一塊，直是膚裡無間，渣滓不留，滿前皆飛躍也。』…作者…也是在抒發自己鏗而不捨、積極進取的心境和抱負，心情激蕩，雜念全無。||…我們只有更深入一步剖析徐霞客『大徹大悟』的精神世界。」（註十一）

六、仗義行俠，因友而卒

徐霞客在崇禎九年（1636年）九月，從江蘇江陰老家「大笑出門」，帶著顧姓僕人出發，至南京夥同迎福寺的靜聞和尚，共同前往雲南佛教勝地雞足山朝拜，

註十一：詳參「徐霞客集旅遊審美和科學考察於一身」，刊『徐霞客研究7』p、26-27，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1年2月。

這竟是他人生中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慢腳遠行」。

三人隔年（1637年）二月，行至湖南湘江渡口，突遇土匪搶劫，財物盡失。靜聞和尚爲了保護以指血抄寫的『法華經』和掩護霞客，而爲盜匪所傷；待行至廣西南寧崇善寺，終因傷重不治，於九月二十四日圓寂。臨終前，囑託徐霞客將其遺骨和血抄『法華經』攜往雞足山。徐霞客二話不說，長途奔波，經由貴州，於一六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才到達雞足山；從出發起算，足足走了兩年多。

徐霞客於寒風中將背負了一年多的靜聞和尚遺骨，親手埋葬在文筆峰下；血抄的『法華經』也供奉於悉檀寺（今寺已不存）藏經樓。對徐氏此種千里攜骨埋骸的俠義精神，寺僧大爲感動，除立碑建塔外，還於墓上鐫刻道：

「孰驅之來，遷此皮囊？孰負之去，霞客俠腸。志葬名山，骨且不死，千古傳之，佳話臻此。」

霞客之俠氣美行，不需宣揚，已令人深深震撼！

不僅此也，他是爲了正人君子黃道周反被下獄，憂憤而死的。霞客最崇敬號石齋的黃道周，曾與麗江土知府木德論當時天下人物，說道：

「至人唯一石齋，其字畫為館閣第一，文章為國朝第一，人品為海宇第一；其學問直接周、孔，為古今第一。」

當代學者錢謙益的「徐霞客傳」，明載霞客爲友而死，說道：

「霞客西歸，氣息支輟；聞石齋下詔獄，遣其長子間關往視。三月而反（返），具述石齋訟繫狀，據床浩嘆，不食而卒。」（註十二）

七、克難寫作，造就遊記文學高峰

霞客除遊記外，佚存詩 38 首；其詩爲其人格高潔的寫照，詞意高妙，時人如：黃道周等人已加肯定。『徐霞客遊記』前幅的名山遊記，是寫景的佳構無疑；其中又有敘事、議論、考證的面向。他白天遊山，夜間找地方點燈磨墨，在篝火旁伏在包袱上堅持寫日記；「餘日必有記」，從未間斷。現留存有 1436 天，前後 26 年；只此，已極難能可貴！

註十二：見所著『初學集』下冊 p、1596。按：呂錫生「關於徐霞客繼室嫁妾之我見」（『徐霞客研究 9』p、247，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2 年 9 月）謂：「嫁妾之後，徐霞客實際上已與她（按指羅氏）結束了夫妻關係。…當回到家中病情日重，在身不由己的狀況下面對親人、友人在痛苦的折磨中掙扎。於是他便不食而卒，逝別了這個世界。」以家中的糾紛來斷定徐的生死、人格；歷年來無證據證明徐之格局太小，故其說筆者不取。）

全書約六十萬字；西南遊約七百日，四十五萬字。遺缺的不知凡幾。僅以數量言，已令人驚歎；自來長篇遊記，無人能比。其藝術特點，可以概括為真（真實樸素）、細（描述細緻）、活（生動活躍）、熱（情感熱烈）四個字。更是融科學於文學的典型作品，今人朱惠榮等說：

「它把豐富多采的地學或史學內容，統一到各個特定的地理環境，描繪出一幅幅色彩斑斕的畫面再隨作者的遊蹤逐步展開，一步一奇，引人入勝。…在文學欣賞中不知不覺地瞭解自然，接受科學知識。」（註十三）

所記除行程、個人感受外，舉凡觀察到的各種現象、風土民情、地形地貌（尤其是石灰岩地貌）、地質（尤其是溶洞分佈）、地理、山脈、水道、氣候、動植物分佈、農手工礦業、交通運輸、名勝古蹟、風光景致等等狀況，甚至是歷史背景，都用生花妙筆當場真實記述，有時一天達四千字。保存了十七世紀前半葉中國的大部分面貌，是中國古代歷史地理學的名著！它記載翔實，而文字樸實，不加雕琢，是一部即文學即科學的遊記地理書。

『徐霞客遊記』更是一部享有盛名的文學佳篇；明末中國的錦繡河山，自然界的萬千奇景，在霞客的筆下，栩栩如生，如詩似畫。他寫動態，則千變萬化；寫靜態，則清新秀麗。寫山，或巍峨雄壯、峻險幽奇，令人目不暇給；寫水，或碧波蕩漾、水清石寒，令人心曠神怡。寫洞，或乳柱繽紛、玲瓏剔透，令人眼花撩亂；寫險，或懸流而下、猿掛蛇行，令人膽戰心驚。如此種種，美不勝收。其文字之優美，語言之生動，感情之真摯，表達之深刻細緻，洋洋六十萬言，讀來如身臨其境，深受感動，令人愛不忍釋，真不愧是「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詳下）

例如：他寫瀛江夏夜，說：

「中夜仰視，螢陣燭山，遠近交映。以至微而成極異，合眾小而現大觀，余不意山之能自繪，更無物不能繪也。」（「粵西遊日記」）

再如：第一次遊浙江雁宕山，就遇到許多險阻，但他「人捉一杖，躋攀深草中，…一步一喘，數里，始歷高巔」，終於目睹奇景：

「四望白雲，瀰漫一色，平鋪峰下；諸峰朵朵，僅露一頂，日光映之，如冰壺瑤界，不辨海陸。然海中玉環一抹，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坳壁立，內石笋森森，參差不一。…谷幽境絕，惟聞水聲潺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峰巒累累，下伏如丘垤，…。」（「遊雁宕山日記」）

又寫湘江遇盜、遊麻協洞、與靜聞和尚訣別、僕顧行逃走等等，情節曲折，情深意切，實為上等散文，備受黃道周等人之讚賞。

註十三：參『徐霞客遊記·前言』（一）名山，朱惠榮等譯註，2002年3月臺灣古籍出版公司。

它所開創的日記體遊記，至今仍然是寫作者重要的參考文本。閱讀該書，讀者不僅可以立即跟隨作者的筆觸，體山水美景，而且可以細緻的體察到也許已消失於歷史塵煙中的一方水土或一地風情。凡所敘述，簡單無有文飾（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四·地理』說）；當時學者錢謙益也說它：「文字質直，不事雕飾。」（「囑徐仲昭刻遊記書」一文）今人汪湧豪註釋的『歷代遊記選·前言』更讚美道：

「（『徐霞客遊記』）以省淨的語言、清雅的風格，融水文、地理和文學為一體，寫出了被稱作『古今遊記第一』的絕妙文字。」（註十四）

註十四：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印本。